



《苍翠志》

中国原生树木的诗意名片

安徽合肥 何正国

金风送爽，文人雅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022中国黄山书市主会场，我有幸作为嘉宾，见证了莫幼群先生的新书《苍翠志》读者见面会的成功举办。刚拿到新书，一抹清新触目的绿清新扑面，无法表达那一瞬间心底喷涌而出的震撼。我不明白究竟是怎样一股神奇的力量，才能那样精准无误地触碰到最柔软的内心深处。是它贯穿封面封底的苍翠的绿色？是它书名端庄古朴、遒劲峭拔的字体？抑或是它书写的五十种中国原生树木的葳蕤姿态？可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作者莫幼群先生与大自然之间最美的羁绊，犹如血液之于灵魂，骨肉不可分离。

植物与文学的关联向来密切。《周易》出现14种植物，《尚书》出现33种植物，《诗经》出现138种植物，《周礼》出现58种植物，文学无疑受到植物更深刻的影响。《苍翠志》重新解读植物与文学的深厚情缘，搭建一座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的鹊桥，开启一扇研究中国原生植物全新的视窗。幼群先生以诗人之眼、赤子之心审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原生树木，从日常生活中巧妙切入，娓娓道来，既讲述常识，更提炼诗意——纵横古今，探本求源，追溯文化功能，定位文化符号和追寻传统的美学意象，用灵动之笔勾勒出华夏数千年树木之变迁版图，为它们书写极具中国意蕴的传记，用轻盈的篇幅为它们制作精致的诗意名片。

幼群先生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中植物的探寻，发现不同植物代表不同的寓意，表达不一样的意韵。如“柳”与“留”音同，见证离别，长长的柳条随风舞动，似欲拽住远行客的衣袂，天然地构成了一个祈求句：“折柳欲留君知否？”梅，岁暮冰雪而不枯，众芳摇落而独放，清香幽雅，风韵超脱，其幽贞之姿，凌寒之质，一向是文人所乐于歌咏、描绘的题材，诗经中有“擗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这是十分大胆的爱宣言；“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里有“思念的怅惋，但更多的是一种风流和洒脱”；“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是“梅与青春的最后一点瓜葛”。“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病梅仍然可能是一种美，在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刻，从某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那扭曲的玩意儿仍然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美感。书中囊括五十种中国原生树木与文学关系的方方面面，对文学作品中植物的文学意象、文化功能与审美指向等均有涉及，可以说是作者探寻植物的面貌与精神，传递大地哲学与生活美学最为集中的展现。我相信，这样的展现让读者在充分领略植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多样美感形式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在植物阅读和写作，乃至人生体悟诸方面都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我们不能人人都像梭罗，淡泊名利，远离尘世，做一位遁入大自然的隐者，恣意享受美轮美奂的瓦尔登湖。但《苍翠志》中蕴含了一股绿色的、隐约的、沁人心脾的原生树木的力量。走进中国原生植物的世界，从读幼群先生的《苍翠志》开始吧。

露营

安徽合肥 许若齐

我们一行人下午从天柱山下来，没有开进潜山县城吃住，却在山下潜河边的一片河滩上驻扎下来，我们要在这里野餐露营。当然，这是事先策划好的。功课也做了一些：帐篷、睡袋、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只是地点的选择费了一番思量，三祖寺前后倒很适合安营扎寨，但终究是晨钟暮鼓的清静之地，我们几十个凡夫俗女吃喝喧闹，终究不妥。河滩可是一块广阔的天地，可以由着性子疯癫。

河滩的基本构成元素是沙砾与小如鸽蛋的鹅卵石，算得上平整如砥。潜河缓缓地流过，山青树翠，水碧沙白。搭帐篷、拉电线、搬柴火，人人各司其责，派到我名下的活是烧晚饭，管八张嘴吃喝；再简单朴素，我也得弄出四菜一汤呀！

给我打下手的是W女士，模样看上去就是居家过日子的，手脚也勤快，我比较满意。我们先去镇上采买，就在河滩之上。小镇毗邻天柱山，自有一番繁华，各种菜肴应有尽有。我厨艺一般，只求填饱众人的肚子，舌尖上的享受是断然做不到的；飞快地扫货，懒得讨价还价。买了卤猪蹄爪四只、熟牛肉两斤，都用新鲜的荷叶包托着；五花肋条肉一刀，鸡蛋10个，萝卜白菜豆腐辣椒一样不落；与杂货店的老板招呼一声：送两箱天柱山啤酒到河滩上来，钱货两清。未了，还要了个蛇皮袋子，露营后打扫战场、拣拾垃圾用的。接着两人分头干活，我垒灶刺肉烹炒，W女士洗菜生火添柴。我列出的菜谱为：萝卜红烧肉、辣椒炒鸡蛋、白菜豆腐汤，外加两个熟菜，好歹也算是四菜一汤了。况且锅只有一口，先后顺序乱不得，菜要一道道地烧，最后是焖一锅白花花的好米饭出来。

可能是风向没弄清，生火颇费周折，待到红彤彤的火稳重生动地在灶里升腾起来时，W女士白生生好看的脸已被烟熏得黝黑几块。我于心不忍，赶紧让她去河边用清冽的水洗洗，最好补个淡妆再来。河滩上帐篷都一一立起来了，如同地里长出了十几个大蘑菇。大部分人还在忙于搬运柴火，一则要点篝火，营造浪漫情调；二则还是仲春，夜深冷了要取暖的，需求量相当大。有人神通广大，不知使了什么法子让当地旅游公司的一头骆驼帮着驮柴。它原是用来招徕游客用的，干起这体力活也不含糊。众人解脱了，看着骆驼背着几百斤干柴优哉悠哉地走下河滩，发出了一阵由衷的欢呼。

此时，四只灶头皆炊烟袅袅，慢慢飘忽上扬，与潜河上渐渐生成的暮霭融合在一起。饭菜的香气四下散溢，聚拢着已无所事事的人们。大家在几个灶头间流连忘返，品头论足，公推我与W女士是最佳搭档，我的萝卜红烧肉为最好菜肴，各种恭维话几近肉麻，却也让我相当受用。

当绚丽的晚霞布满西天时，我们分四摊席地开吃。不少人变戏法般地拿出了各色下酒菜，还有价格不菲的白酒。琳琅满目，让人看了满心欢喜，食欲大开。接着就是把盏推杯，大吹大擂了。我不胜酒力，悄悄溜到一边，远眺天柱山脉，落日余晖，夕阳山外山。

天变得深蓝，星星一颗颗悄悄弹出。夜色迅速，一切朦胧。闻水声潺潺、虫鸣唧唧，心就静下来了，然后便浑然不知了。不知过了几个时辰，似有雨点滴我脸上，睁眼帐篷已在三米以外。风使然也，我亦上承天露、下接地气矣。满目星斗灿烂，一钩新月天如水。我与星空对视互语，心中流出浅浅的笑意。

黄花物语

安徽肥西 张建春

黄花太小，小得要从目光里删除，却又无法忘记，还真有些“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感觉。我说的黄花不是花，是一个墩子，墩子上竹篁青翠，秋天里一片葱茏。墩叫黄花墩，地属肥西。故事围绕着黄花墩说起。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墩子商周时就有，一说是烽火台，一说是古庄台，不管怎么说，三千多年，它一直站着，如土地的腰板，挺得规规矩矩。在它的周边墩子不止一个，十来处，又瞄着三个城池，如今它们也成为土墩——翟家墩、松墩、张马墩，城死了，又以土的名义活着。烽火台或庄台都曾是古城的附属，城气派，让烽火台、庄台也鲜活了一把。

黄花墩得名还是三国时的事，烽火不在，高台建了寺庙，名号好听，谓云鹤寺。寺庙的方丈和众僧有情怀，古墩上遍植菊花，每到秋天黄花遍地，染黄了古墩，黄花墩由此得名。不叫云鹤，不叫烽火，以黄花命名，农耕社会植物金贵，也更入人心。黄花墩活了下来，听凭龙潭河水湍湍流过，和不远处的防虎山，有一声无一声地咆哮。对黄花墩难以找到文字的记载，考过古，也仅是瓷片、瓦砾，证实三千年的古老，甚至是烽火台还是古庄台也难以证实。略有说法的是云鹤寺，民国晚期作过黄花乡公所，乡公所组织剿匪，土匪报复，一把火烧了云鹤寺，黄花墩成了一把焦土。后来，土匪头子吴木呆被抓获，一刀刀割，吴木呆仰天长啸，成了一方百姓多年来的谈资。

能证实黄花墩的地位，是与之隔路相望的古黄花街，街尚有模样，东西闸门还隐约，尤其一口古井，至今还水涌不止。街的尽头，一河已近干涸，一座桥横卧，桥叫鬼谷桥，说是鬼谷子所建，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旧色的地方遍访，少见遗存，我心戚戚，也放平心态，古老的国度，又有几处不老老？

回黄花墩望竹，竹声四起，竹有交待，20世纪70年代消灭荒芜，周边人移竹而栽，竹色不一，如今已是万竿临风，碧色涟涟。竹中有坟，独一的，说是一无名烈士葬于此，烈士十七八岁，为民众而死，一身破衣烂衫，如今竹荫蔽了他。当地老人提起，一脸的肃静。实际上我在寻找一段故事，故事年代不久，刚过四十年。1978年9月15日，在黄花古街油厂，有一盏灯几乎亮了通宵，二十七个村民，决计走一条新路，将土地分到户，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狡黠，换个名字为借地种麦。挑头的为解绍德，三十岁的汉子，想出了“四定一奖”的方法：定工分、定产量、定种子、定肥料，超产奖励。解绍德说，此法可左可右。先借之后分，可进可退。

1978年大旱，从夏到秋日无雨，来年日子过不了，不想法子活不了人。解绍德等胆子够大的了，一盏灯烧通了天。天还真因此大亮了，黄花开后百花醒，遍地黄花开。解绍德对我说，第二年日子就好过了，他家分了八亩水田，一亩旱地，当年收了一万斤水稻、三百斤棉花。为何是黄花？边上有有人说，还有更早的，黄花的汪祠生产队早悄悄干过了。是过去式，说的人一颤。烽火台点烽火，烽火也可燎原。

解绍德略有遗憾，本是最早的包产到户，该为典型，竟被遗忘了。好在是历史，谁也抹煞不了，如黄花墩，三千年了还立着。

黄花为菊花，经霜犹香。黄花墩该栽些菊花了，一片片的黄，那是古意新色。

